



在部落勞動打開我的創作

Opening Up My Creativity through Tribal Labor.

訪 | 張純昌 · 文 | 程廷 Apyang Imiq ·
繪 | 陳宜楓



我離不開我生長的环境，創作這件事也無法跳脫這個環境，我也很喜歡拿我生長的环境作為我創作的靈感和創作背景。為什麼會促進這樣的事情發生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會有感覺，沒有辦法解釋。

Q

2021年你以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獲得臺灣文學獎金典獎，當時激發你創作靈感的是什麼？你通常在哪寫作？

最大的動機是返鄉。小時候生活在部落，卻和部落像是活在平行時空，我們這一輩和老人家有很大的距離感，不論是語言或是生活方式，因為聽不懂阿公阿嬤他們在講什麼，他們跟我說話我聽不懂阿公就會很生氣。那時我不會想為何我聽不懂，而是覺得他們為什麼要生氣。因為我們沒有被教過族語，爸媽那個年代族語非常好，但他們的想法是我們應該好好學中文，甚至學英文，因此不會跟我們說族語。同樣生活在同一個部落，會覺得有很多很多東西不熟悉。等到長大、求學、返鄉，身體的距離繞了一圈回到部落，由於我做的工作算是部落的旅遊業，還是算社區營造的範疇，只是多了一塊帶外面的人來認識我們部落的部分，這個工作需要大量的田野，和耆老聯絡採訪他們，甚至是做很多的社區活動，都必須和長輩接觸，接觸時好像有種補課的感覺，這變成我很大的靈感來源。

A

小時候住在部落當然也會想熟悉那些陌生的事物，但生活都被其他事情佔據了。像是我二伯是很厲害的獵人，可是我常常知道他去山上卻不知道他去做什麼，我只會看到他穿著雨鞋、背著竹簍、帶著獵槍，不知道竹簍裡裝著什麼，不知道上山做什麼，只知道下山時，他會帶著獵物回來。小時候是沒有時間去認識的，去玩，學校的課業，好像沒有非得認識的必要，也沒有那個機會。爸媽比較注重主流教育，叔叔也就不會主動問我們要不要去山上。

Q

能夠刺激你寫作靈感的「媒材」，你平常閱讀或吸收的媒體有哪些？

蠻多的，但有件事特別觸動我，就是勞動工作。有大量勞動就會讓我有靈感，做田、蓋工寮、砍竹子、找素材等等。做這些勞動時會讓我很有感觸，可能我小時候和勞動非常不熟悉，但在部落生活時很多勞動技能通常都要會，例如接水管、巡水管、水管壞了去換，砍木頭生火、都是蠻基礎的，或者是簡單的種植技能。但我小時候沒有那樣的環境，現在又變成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，因為我在種植，田間的相關工作都必須不斷去做。工作時很容易需要和部落的哥哥或長輩合作，要詢問他們、會請他們幫忙。部落是這樣，就算你幫他買材料、給他工錢，你還是要和他們一起工作，他們會要求，或是有時候會期待你在旁邊陪他們聊天，那就變成我的靈感來源，那個互動、一起流汗工作的過程，蠻多的文章和想法是在那時候誕生的。

A

Q

請介紹你的靈感角落。

我生活的部落裡有一條溪流，他叫清水溪，族語是 Yayung Qicing。部落裡還有我家田裡的工寮、雞寮，很大片、部落裡很常見的薑田。我離不開我生長的环境，創作這件事也無法跳脫這個環境，我也很喜歡拿我生長的环境作為我創作的靈感和創作背景。為什麼會促進這樣的事情發生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會有感覺，沒有辦法解釋。我無法想像我在一個其他的地方創作，或者是以其他地方為靈感來源，我做不出來。

從國小的時候就會亂寫一些東西，當然返鄉之前就有認真的創作，但那時寫的文章就是寫自己的部落了。以前離鄉時的創作是比較多想像，返鄉後創作就有更多事實基礎和生活經驗，讓創作變得更立體，我也比較能更有感覺的寫作。

今年其實我要完成一部小說集，是國藝會的創作計畫，目前設定是和「性」相關的主題。寫第一部散文集時，裡面放了很多真實的東西，但也保留了許多沒有辦法寫出來、或是比較赤裸的部分。這次寫小說時，本來想說這個主題寫起來會比較綁手綁腳，畢竟是在描寫部落的性生活，自找麻煩。但開始創作之後，就覺得好好玩喔。因為它還是奠基在部落的真實生活，再進行小說的改造，拿掉我在這裡的生長背景、經驗，和我的工作經驗，這部小說會很難寫，會寫不出來。蠻有意思的，好像創作沒有辦法離開自己生長的地方，那些溪流、田，在其中的勞動，身體遊玩（這也算一種勞動吧），都是與創作有所相關的地方。

A

程廷 Apyang Imiq

太魯閣族，生長在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。畢業於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，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、部落旅遊體驗公司董事長。曾獲多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獎、2020 臺灣文學獎原住民族漢語散文獎、國藝會創作補助等。2021 年出版散文集《我長在打開的樹洞》（九歌），並獲臺灣文學獎蓓蕾獎、OPEN BOOK 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獎。